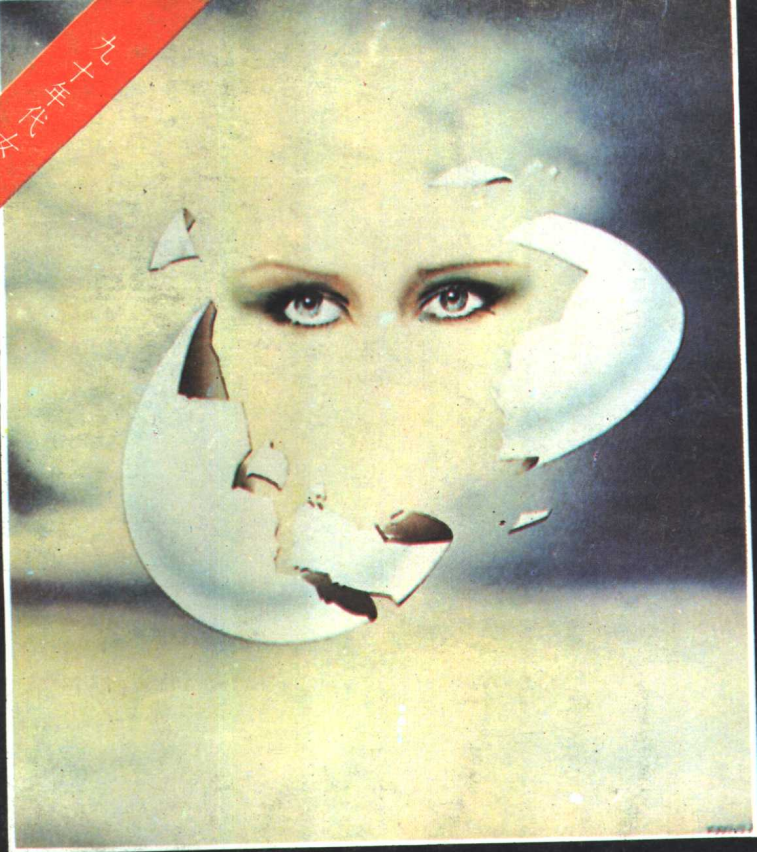


第十卷



黄燎原等 编著

女性 艺术之光

广西民族出版社

女性艺术之光

黄燎原 等编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九十年代女士文库》

女性艺术之光

黄燎原等编著

☆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市新城区印刷装订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7.5印张 162千字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200册

ISBN 7-5363-0865-5/I·186 定价：2.95元

《九十年代女士文库》

编 委 会

主编：洪 烛 贾新栩

编委：黄燎原 贾新栩 洪 烛

蒋 谈 潘 艳 姜冰冰

目 录

二十世纪女性艺术家的使命	李 明 (1)
--------------------	-----------

自 述

穿越湛蓝	于 群 (5)
寂寞心	长 江 (43)
习作	于晓丹 (60)
不想长大	皮 皮 (77)
灰蝶	徐 虹 (94)
平淡路程	王 展 (105)

采 访 录

孙毓敏：坎坷人生	夏 青 (115)
常沙娜：敦煌女儿	罗怡君 (143)
李乐诗：孤身走我路	杨 光 (158)
资华筠：手舞足蹈的“两栖类”	陈雪根 (165)
黑孩：等待日出	纽 明 (187)
伊蕾：千面女人	黄燎原 (221)

女性进入艺术世界（代后记）	黄燎原 (231)
---------------------	-------------

二十世纪女性艺术家的使命

· 李明 ·

任何关心二十世纪艺术进程的人们不难发现：在以义无反顾的反叛与变革精神踏进新世纪阶梯的几十载风风雨雨中，人类女性开始以一种史无前例的整体力量颇具规模地参与到种种富于生机的艺术创造活动中来，以其独特的敏感、率真和不无悲剧性的挑战，为我们共同生存的这个世纪增添了些许意味深长的记录。

和二十世纪的行进同时显现出来的另一征象是：在世界东部，在有着古老历史的中国大陆，为数众多的女性艺术家在更为艰辛的条件下令人感动地演练出一幕幕精采又悲壮的艺术乐章。

显然，二十世纪女性艺术家的使命是沉重又辉煌的。就此，二十世纪女性艺术家的努力同时便具有了一种里程碑的意义。

无论就东方还是西方，二十世纪作为一种历史的延续并没有从实质给女性提供出一块真正平等的竞技场。因此，在这个世纪已经过去的九十年中，女人们是以一种几倍或是几十倍的努力来赢得其精神和艺术的创造园地的。女性艺术家的种种使命从一开始就几近别无选择地蒙上了浓厚的抗争色彩。

这一争抗并非始于这个世纪，但是，在这个女性解放和消除性差别呼声渐高的时代，这一抗争更为巨大深入和日益焦灼起来。

我们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女性艺术家都在各种意义上寻求抗争；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女性艺术家又同时为抗争所困惑。由此抗争在成为二十世纪女性艺术家最为重大的历史使命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她们艺术创造的一个重要主题。

在抗争中，她们进一步发现世界；在抗争中，她们也进一步发现了自我。就某种意义而言，后一种发现和随之而来的另一种抗争，也就是有了同样重要的价值。

当而，无论种种的抗争是多么的艰辛与悲烈，无论抗争的主题如何具有哲学和社会学的价值，抗争并不是这个世纪女性艺术家使命的全部。对于在交融中日益显现出各自独特的个性特征和本文价值的种种艺术域地中，女性艺术家和她们的异性同道都别无选择地必须寻找各自领域中独特的，富于创造性和表现力的艺术语言。而且，着眼于已经过于强大和正在日趋完善的男性，女性艺术家的责任更为重大，路途也更为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艺术家的这一使命也以可视为一种无法逃脱的抗争。只是这一抗争已转换了意义和范围罢了。

为数众多的理论家已颇为吃力地从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域地讨论了女性和男性的差异，并由此得出关于女性如何在某些素质和领域优于男性的结论，这一工作的相当部分无疑是有益的。但是，对于几乎任何一位有才能的二十世纪女性艺术家而言，这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问题的更为

重要的症结在于：艺术的语言如何在女性艺术家独特的领域和独特的个体身上寻找到一种鲜活又富于表现力的挥发和创造。这不仅是男性同行们所不能解决的，亦不是女性同行们所可以互为弥补的，它甚至也不是某一个体的女性艺术家在一个看上去已经不那么短了的时间里所能较为容易地寻觅和完成的。

就此，我们所以断言，寻找独特艺术语言的使命是二十世纪所有女性艺术家的一个更为重要和更为迫切的课题。因为，女性艺术家之所以能够以其艺术家的才智有别于其它同样的抗争，同样在寻觅和寻找自身职业女性，就在于她们在使用一种其它同类所不能够完美地使用的方式和语言来给人类文明和艺术发展增添新光彩。

于是，我们有理由进一步确信，任何意义重大的意识觉醒和主体解放；任何理性的强化和判断的接近本源；任何的参照男人而得以确立的独立、平等和自由的获取，对做为艺术家的女性而言，仅仅是完成或接近完成了一个辉煌的开端。

因此，至少是作者看来，寻找女性艺术家各自独特表现语言的努力才是更为艰难和曲折的使命。

实际上，在这个世纪，众多有才能的女性艺术家已为此付出了自己几近全部的精力。无论由此而出现的结果是何种面目，这一富于自我挑战性的努力本身就已经是极可珍视的了。

也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努力，为二十世纪女性艺术家所创造出的那些本文才真正意义上丰富和充实了人类文明史上所不甚完善的库藏。

这是二十世纪的幸运。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如此强调女性艺术家寻找独特语言重要和其无以替代的价值，并非就是不那么看重艺术家所不能逃避的社会责任和由此而衍深下去的理论思考，唯一的理由和出发仅仅是基于它曾长期被无视、忽略和其它的阐述已为相当多的热心者所一再道来。关于二十世纪女性艺术家使命的阐述，仅就于一种单一的思路无疑也是不会完备的。

由此，结论也许会明了些了：在群体的、异性间的、自身的世界中不断破坏，进而进入到自己独特的、阶段性的、不可替代的艺术创造中去，寻找一种极富表现力的语言，这就是二十世纪女性艺术家的最终使命。

这使命正在被印证。

1990年6月

穿 越 湛 蓝

· 于群 ·

我真想哭，真想。在落日的遗言下跑到没人的地方，毫无顾忌地大哭一场。

心，太湿了。应该象晒衣服那样把它放在太阳下晾一晾。

啊，太阳。可现在是连月亮都没有的晚上。

你走了！骤然转身，奔向那团浓得散不开、穿不透的黑暗。我的心灵呈现一大段、一大段的空白……偃旗息鼓，平息所有的战争。把那些光辉的感情的血迹，把那些灿烂的受伤的追求，把那些为了爱，始终是说不清的爱情所做的种种牺牲，一起送向心的底层，塑一座漂亮的坟墓，在光明与黑暗的搏斗中，陷入混沌。

你走了。驮移了整个世界和巨大无比的、无声无息的夜空。星星逃遁了，听命于一种含混的行令，斑斑点点，组成了泪水人生。我真想就这样站着，一直站下去，站到夜深，站到天亮；站到黑色的海转蓝，站到恢宏的天穹显示彼岸；站到思想睡着，站到感情僵冷……

月亮出来了，在不是自己的光明中散发着迷人的光环。一片清影，一片宁静。

从前有一个时候，在没有起风的黄昏，感情很恬美，很

纯净，剪纸一般地单纯。我也曾站立过。在那颗从不长叶、开花但却异常苍劲的大树下，注视着校园外那条没人知晓，也不出名的小道，焦急地等待着我的太阳在傍晚降临。你总是姗姗来迟，摆脱了朋友、足球和毫无恶意的盯梢，左转右绕，迂回而到。于是，我笑着抹掉委屈的眼泪，忘掉了一直在咬牙记着的对你的惩罚，摆摆并不散乱的头发，跟你一起用双足叩响心扉，踏着小径的阴影，去捕捉这荒野和内心的许多秘密，四只眼睛一起走向紫黑的天空。

遇到熟人了，你匆忙迈开大步，急奔而去，把我甩得好苦，好凉，好不自在。我经常煽动自己，向后转，也甩给你尝尝。可我偏不。每回都紧紧跟上，挽起你的臂膀，骄傲地向人们，向世界宣布我们的爱情。看你那份慌张，我禁不住放声大笑。我不知道，你怕什么？

那时，我是一个傻兔咪咪。一个喜欢做梦，却又害怕梦的诱惑和骚扰，想各种各样问题，却总也想不清，有过被遗弃的光荣却又热爱痛苦的傻兔咪咪。是一个十分苛刻、贪婪却又极易满足、原谅的小姑娘。

起风了！——这是实实在在的生活。黑色的海舒卷波浪，泼染了心灵的空白。小姑娘变成了海滩、狮子和飓风的情侣。她走了许多路，象非洲大沙漠一样辽阔而又松软的路，灿烂而又艰难的路，直接面对太阳，也直接面向黑暗，不坚实，有错误，但终于没有沉陷和裂变。

她走得很苦。

为什么要想起过去？这很不幸，也很沉重。它会变成无情的垒块砸向艰难经营起的信心宫殿，使意志和勇气顷刻摧毁。象歌曲征服一颗心，春阳溶解一滴水那样轻而易举。因

为它美好得令人窒息。

他爱我。爱得过分，爱得发疯。想要把我整个儿溶进他的身心、魂灵和所有的时空。这一切，我不说，但我在灵魂深处确知。我也还爱他，这又何须表白。否则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犹豫，这么多的徘徊，这么多无法进行的判定和选择。

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心与心有了距离，走了那么远，怎么也走不到一起。在离异的过程中我们又学会了相敬如宾、委婉含蓄。但我明白，相敬如宾经常可以用做互相掩饰和自我蒙骗的绝妙玩艺儿。因而我学会了缄默，学会了隐瞒，学会了封闭，学会了想哭的时候动人微笑，学会了临睡前听上一段最沉郁的小提琴曲或早上醒来放上一曲最狂放的迪斯科。感情转移。可我所理解的爱情默契，是和谐，是最深意识的沟通与最高层次的理解，是一泻千里，痛快淋漓。即使沉默，也是无声胜有声的灵魂交响，心照不宣。

一年了。多少天天在说，很难说出却又不能不说的心言沉淀郁积在心坎，堆得越来越高越来越重，以至常常有一种压抑窒闷的痛感。我知道我很残酷，可有时又善良得不可饶恕，所以便有了这么多的烦乱、这么多的焦灼和这么多欲罢不能的难堪。

十五天。十五个太阳点燃了十五个月亮。一双手却毁了一颗心。我给他制造了这么大、这么广、这么深重的精神灾难，我何尝不想杀了我自己！但是……

省略号，又是省略号。生活有这么多无解的方程，而自己又有这么多的层次和梯阶。

思想越多的人，行动就越迟缓。

那时候多单纯，只管把心的座标毫不迟疑地指向天地、

万物和人间组成的玫瑰色梦幻。而偌大玫瑰色的世界的聚焦点便是他和他带来的一切。

我等待着。在玫瑰色的心景里有一枚柔和的太 阳 的 印章。我等待月亮。

夜，原本是宇宙的底片，它能显影出本源的生活。我和他作为“我们”将要在它上面第一次曝光。

我们站在夜之上了。

在这片泛光流银的圣洁雪海中，一种浩渺的空旷带给人绵绵的奇想，所有最纯的情感和火样的欲念都聚在洁白的光点上。我的心过滤了。一支柔曼忧婉的小夜曲仿佛响过我们的身边，灵魂开出了一朵幽兰的小花，属于我，属于你……

我们绕着大操场的跑道，一圈又一圈，一回又一回，一分钟又一分钟，一小时又一小时，轻轻地绕啊绕。夜深了，我感到了逼近的凉意，浑身一颤。冷吗？一只大手从袖口爬到肩头，从脖颈爬上额头，终于，四张唇片胶合在一起……

混沌。

没有人们通常所描绘的“幸福的晕眩”，也没有来自感情和感官的快感。所有的只是陌生——那样的接触，那样的气息，那样的不自然，以及那样的相视和颤栗。伴随而来的是一种陡然呈现的心灵空白和骤然升起的窒息、沉重但又莫名其妙的失落感。

我突然冷漠而又异常平静地推开了他。说了声明天见，便拎起书包径直跑去。一种从山巅跌入峡谷，又从地狱升入天堂的失却与获得的双重心理波峰艰难地耸了起来，我闯入宿舍，把自己整个儿地埋进被窝，不出声地痛哭起来。我觉得自己发生了质变。

第二天，我用一种奇异的目光扫描着那些谈过恋爱的女同学的嘴唇，竭力想从那里看出什么异样和特别。但它们依然如故，并无两样。

我又偷偷地笑自己。笑自己傻。

仅仅是傻吗？

要那样就好了。人们就会同情我、理解我了。人们都同情弱者，同情失意者，失恋者，失败者。旧中国几千年，新中国几十年，有一条同情的美德一直被沉重地负载着。但历史却无情，它总是依循客观规律公正地选择和淘汰，就象面前的大海，以一种巨大的能量淘尽沙砾，推出后浪……

我们面临着选择和被选择了。毕业论文的成绩已经下来，大伙儿再也不用冒着三十七、八度的高温，将茶缸里塞上五、六根冰棍钻入烘箱一样的教室流汗，爬格子，挑灯夜战了。但是，各种各样的大道消息，小道消息会从天上，地下，人缝中源源不断地滚滚而来。许多人得意非凡，许多人惶恐不安，也有许多人悠闲自在。宿舍里终日响着狂乱的，纷杂的，没有流线感的音响，人们在寻求刺激，也在寻找慰藉。

一个有太阳的正午，我走向校园外我们曾一起走过的田野。世界在我面前豁然展开了无数条大道，我可以向北方，向东方，向东北方走，任意选择方向。我可以任思绪飘荡，追忆四年，二十一年，回想青春的所有乐章，也可以默想怎样执着地寻找自己，又怎样艰难地超越自己的灵魂之谜。甚至可以想象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展开的新旧战争。悲壮而又辉煌。望着那枚亘古不变的，永远鲜红的太阳，我忽然明白了我毕生的使命。

我决定往前冲，往上冲。冲进新华社。而且自信成功。

我很认真，也很天真，并没有想到从此便把自己推进了一场与自己的激烈战争……

早我一年回青岛的你正在故乡的土地上焦灼地期待。期待团聚。

你来信了。一封接着一封。饱含着爱，抚慰和关怀，流露着惶恐和烦乱，还有一丝难以察觉的含蓄的不满。你一定预感到了什么。因为你深知我这样的女人虽然看轻物质，看轻经济，看轻世俗陈迹，但精神和思想的需求来得更昂贵，更苛刻，更强烈，这是更令人生畏和惊惧的，你太了解我了。

我开始失眠了，一连几个晚上，躺着等夜深，坐着等天明。一年，不算长，但也实在不短，三百多个梦一百多封信组接了这些相爱不能相守，相思不能相逢的爱情苦难时光，在痛苦的天堂中接受或传达给对方甜蜜所不能赐予的东西。

我读着你的信，那双含着忧怨、挚爱和热望的眼睛就会从字里行间挤出，直直地向我逼来，向我的灵魂、感情逼供。我何尝不愿回家。

青岛，对我来说，有双重、双倍的诱惑力。家庭，爱人，还有我难以舍弃的大海。在那片永远年青的土地上，也一定不乏创业和开拓的环境。而且回青也的确比去京要舒适，轻松，愉快得多。但我去京，特别是去那样一个充满竞争的庞大新闻机构的决定，绝非是凭着冲动、幻想和浪漫情绪而做出的。

从少女时代，我就开始做新闻记者的梦。这其中有过许多过程，每一个过程都有质的不同，过去多是虚荣心占上风，而此刻却是深深感到了一种责任的沉重。我已认真做好了吃

苦的准备。生活、工作之苦。更多的还是精神之苦，这个苦海是可以翻船，溺人的。我难道不懂？但是我所寻找的就是这种浸透着苦涩和艰辛的逆境。新华社乍听起来也许比去边疆某山城光耀得多，但我却认定去新华社比去新疆的人（只要是真正想干事业的人）更应具备吃苦耐劳，逆水行舟的劲头。这是一个机会，我应当抓住。

然而，感情是不受理智和原则支配的。爱，是一种酷刑。我在多少个夜晚看着阴雨绵绵的夜空，想着我们怎样穿过茫茫人海，浩浩宇宙，漫过经线和纬线，跨越冬天和春天走到一起；想着我们从陌路变成为亲人的许多阶段和过程。如今，我已全无少女的羞怯和虚荣，我敢于面对真实的自己。我毫不掩饰地说，从我第一次见到你就喜欢你。那个火热的盛夏，那片有桌椅的小树林，你还在注意计算机系的那位女生，决没有想到会有人在默默地，颇觉无望地注视着你，最强烈的爱是最痛苦的，最无望的爱却是最执着的。后来我终于摆脱了过去留给我的一条深嵌心底的伤痕，艰难地丢弃了虚荣心，并做了那么多的假想和自我鼓励，才有了83年1月15日那个倾吐心曲的夜晚，有了昨天、今天和这一切。“我是你的，我们互相属于；我是我自己的，我们又互相独立”——这句话是我们初恋时候弹拨过的心曲，现在也许就是那个“独立”的时刻，你早就用你的豁达、和善和极大的痛苦给了我这样的权利和默许，然而，同时又是在这个时刻，我不能忘记——我们互相属于！

也许，我已做了决定，说什么都是多余。我甚至没有力气和勇气说句“对不起”。实际上这句话更多余，我首先对不起的是我自己。我在扼杀自己的爱和感情，让它无条件

地服从召唤和使命。有时我真希望新华社没有名额，断了我的冲路，让我死心和安静。

我不是叛徒，不是逆子。我是在做牺牲，只不过我不该要求你同我一起牺牲。

许多天来，除了每接到一封信偷哭一场，我都尽量使自己装得坦然，傲视自己巨大的悲哀和痛苦，我有了所谓“坚强”的武器，却首先杀了自己。以后的几天，我总是惊颤着，忏悔着，却又无可奈何地写那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一个又一个夜晚都不曾写完的回信，小心翼翼地思考着每一个措词，掂量着每一句语言。为的是说明自己而又不使你痛苦和伤怀，这也许就是委婉，然而多么苍白。我终于无能去成就这项对我来说相当艰难的语言工程，终于是没有一个字能够奉献。

但你还是知道了一切！济南的朋友把真情告诉你了。我十分感谢他们帮了我一个大忙。

我等待着爆发，或者说渴望爆发。

你来信了。我在食堂里接过收发员递来的信，急忙拆了开来、馒头掉在稀饭里也不愿去管。你说你能够忍受一切，尽管四天抽了一条烟，每日减了半斤饭，总是做小屋里来了个象我一样的女主人的梦。但你能够忍受。然后你极其温柔和真诚地说你原谅我，并又写了两张纸，专门谈去京后应该怎样安排工作和生活……最后，落款是端端正正的你的姓名，一反过去签署的昵称。

如果你此刻站在我面前，我会跪在你膝下，亲吻你的衣脚，仰视变得更高大的你。是啊，你多高尚，你多宽容，你原谅了我。原谅。可我绝对不需要原谅，也没想请你原谅，